

七日談

（海外篇）

博爾赫斯說過，圖書館是宇宙的別名。他長年任職於圖書館，後來成為阿根廷國家圖書館館長，通曉西班牙語、英語、法語、德語、拉丁語，失明後又自學古英語、古冰島語。淵博好學如博爾赫斯的人化作圖書館，圖書館即無限的宇宙。

博爾赫斯寫過很多太虛和夢境。他的幻想和夢中常出現無始無終、頁碼無窮的書，或周而復始的圖書館：無限的六角回廊，四面是書，一面連接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螺旋形樓梯，還有一面通向另一個同樣格局的六角回廊，廊間有鏡，忠實複製着層疊的鏡像。

常去圖書館的人，對此一定心有戚戚：緩步書架之間，一本本山重水復，一排排似曾相識，連綿，遷延，數千年來的死者和生者，都在書脊上對你屏息凝望，多少心和血化作紙和墨的深淵。當你回答他們的眼神，「深淵凝望深淵。」你會被整個人類文明史的漩渦吸走，忘記了最初想找的那本小書。

我知道三種圖書館。

第一種圖書館有形，書和藏書的建築都是實體。新亞述的尼尼微，古埃及的亞歷山大，哈里發治下的巴格達和科爾多巴，漢唐的長安和洛陽，帝王貴族的館閣樓台，薈萃了各地的圖書——泥板、蠟板、莎草紙、羊皮卷、竹簡、絲帛、紙張。後來，又有了私人藏書家，聚書於僧院、城堡、藏書樓。但是，這些書極少外借，多數民眾則不諳讀寫，只能聽人朗讀，「聽書」是彼時的常態。我們熟悉的公共圖書館，直到近代才大量出現。當藏書免費向所有人開放，獲取知識、掌握命運就不再是特

權。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在思、行之前。沒有基礎知識，人類就只能有點隨感與雜感，有些遐想和瞎想，談不上深刻的思維。書籍傳承人類文明的精華，公共圖書館將之無償饗以大眾。近代種種發明和新事物中，電燈帶來光明，火車通往自由，麻醉術消滅痛苦，公共圖書館點燃智慧。

第二種圖書館幾乎無形。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數字圖書館如雨後春筍。不必紙書和磚石建築，只要電腦存儲器和終端，便利至極。孔子周遊列國，捆紮竹簡，腰酸背痛，當然想不到兩千五百年後，人類可隨身攜帶一個掌上圖書館。其實，直到本世紀初，你我出遠門前，不是都會在書架前磨磨唧唧，彷彿在衣櫃前選衣服？「帶哪幾本好呢？」「哎呀好想讀這一本，但是太厚了呢。」「你看這本裝得下麼？」「別杵在那兒，快過來幫着出出主意啊！」直到家人崩潰，你才嘟着嘴表示好了好了手頭這十二本書夠了。如今，則永無此煩惱。

有沒有想過，圖書館還有第三種？

它與第一種圖書館的前世和今生略似：既極度私人，又可隨時向他人開放。它更像第二種圖書館：除了「存儲器」和「終端」外並無實體。它是人腦，是人腦中的細胞和神經元，是博爾赫斯一類大師和普通人如你我本身。

老輩學者彷彿搜索引擎，給他們一個字詞，他們會還你一連串多種語言的排比式答案。經年累月扎實的博覽，凝聚為粒粒珠玉，

三種圖書館

吳捷



◀天津濱海新區圖書館被譽為「中國最美圖書館」之一。新華社

而且，在無書可讀時，只要你腦中的圖書館不是空空如也，你就永遠不會寂寞或恐慌。文藝復興前期意大利詩人彼得拉克半自傳作品《秘密》，設想自己穿越到九百年前同聖奧古斯丁交談。他借後者之口說：讀到一本震撼或愉悅靈魂的書，要用

心記住，反覆琢磨，這樣假如突然罹患病痛（或比喻遭逢艱難困苦），你已備好療救的良藥。博爾赫斯的助手曼古埃爾在《閱讀史》中回憶，童年時代，他的德語老師鼓勵他背誦海涅、歌德和席勒的詩歌，「在無書可讀的日子裏，它們會陪伴你。」老師的父親是著名學者，後來被殺害於納粹集中營。集中營生活苦悶無助，老先生就把自己化作囚徒們的圖書館，為大家逐篇背誦古希臘悲劇、古羅馬史詩，既消磨光陰，也是苦難中的堅忍和昇華。

圖書館是宇宙的別名。實體圖書館，勤去。數字圖書館，勤用。讓它們充實腦中的圖書館，我們體內的小宇宙，容量無限，創造無限。即便不為艱難時世，只是在舟車之中，或無聊的一刻，翻出腦中經典，自娛自樂，如品橄欖，如逢故人，同時把自己和周邊的雜音喧囂隔開，無聲，無形。

真假德國貨



柏林漫言
余逾

在國外生活過的朋友大都會有這樣的經歷——國內的親友們來問「這個東西這個品牌在你們那裏好買麼？便宜麼？聽說是你們那裏生產的。」

可以理解，都想到原產地國購買，一是覺得質量有保障，二是也許會便宜一點。然而最近發生的兩件事情，卻讓我有点啼笑皆非。

先是一位開咖啡店的朋友發來一張牛奶拉花缸的圖片。拉花缸上印着有點像埃及帝王谷壁畫一樣的花紋。朋友說，純鈦的，原價兩千多人民幣，打折後一千五。然後又補充了一句——「你們德國的。」

按我對朋友的了解，她應該是覺得這個價格有點貴，看能不能在德國買便宜點。然而我腦海裏滿滿都是問號——這個壁畫風花紋，像是心目中根深蒂固包豪斯風的德國人喜歡的設計麼？這個價格，是實用主義德國人會購買的價格麼？而這個品牌的名字也更像是意大利語或者西班牙語。除了「純鈦」這種技術性字眼聽起來有點「德國」，其他好像跟德國沒什麼關係。所以，它真的是德國貨麼？

於是我簡單在谷歌上搜索了一下，看看哪裏能買到。不出意料的，展示售賣這個壁畫風拉花缸的主要來自國內電商網站。為了再確認一下，我問了問ChatGPT關於這個品牌的信息。信息顯示，製造這個牛奶拉花缸

的品牌廠家註冊地是中國某省市，並不是所謂的德國產品。

我把我知道的信息告訴朋友以後，朋友大呼上當，立刻打消了購買的念頭。

類似的情況還不止這一次，另一個朋友拿着她給父母買的所謂的「德國產」護眼保健品來找我。她的目的僅僅是想了解一下這個保健品藥廠的情況，以確保藥品的安全性。

我依然把品牌名和產品信息在谷歌上搜索，但發現這個所謂的德國保健品卻並沒有在德國任何線上或者線下的渠道進行銷售。這立刻在我腦海裏敲了警鐘——如果是正規德國生產的保健品藥品，肯定是有正規的許可和資質的，那為什麼不在德國銷售而只在中國銷售呢？

經過幾番認真地網上搜索和信息收集，才發現這只是一個註冊在德國的商標品牌，品牌廣告中列舉的多項專利和銷售宣傳信息則來自保健品代工廠，一切信息都非常的模糊混亂。總而言之，這應該不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正經德國市場上銷售的保健品。但如果你真的要投訴廠家，他們可能又拿得出一些「擦邊」證明來證明它的德國「血統」。

不管怎樣，又是一起讓人頭痛的「真假德國貨」事件。諸如此類，從藥品保健品，到餐具杯具，以及鐵鍋刀叉，防不勝防。

人們喜愛德國貨，不良商家卻利用信息差和德語語言障礙來賺錢。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呀。



繽紛華夏
王璟

我被一句話蠱惑——「旅行的終極形態是徒步沙漠」。那必須得去感受，回來總結兩條：一、終極苦，二、終極風景。

騰格里沙漠是中國第四大沙漠，目前沙化面積四點三萬平方公里，我們只連續三天走其中一小段五十二公里，已嘗到平生最大苦。

從走起第一步，滿眼滿世界就只有黃沙，沙坡沙樑一個接一個連綿到天際，沙粒細如乾粉，無處不鑽無孔不入，讓你逃無可逃。

騰格里以流動沙為主，任性的大風使沙丘今天這樣明天不知會吹成啥樣；走着走着前面人腳印很快蕩然無存，荒無人煙又沒有通訊信號，跑偏即失聯。我們是靠引路車一程程往營地倒騰，車上插着彩旗高高飄在半空，總在前方目所能及的沙樑上等。

每個營地都很遠，得緊趕慢趕走一天才能到，就是牧民禁牧後棄在湖邊的幾間土坯房，現在容留背包客晚上露營，解決簡單晚餐，至於住宿得我們自帶帳篷。沙漠裏淡水稀有，再多金也買不到，所以沒辦法搞任何洗整；晚上的風繼續不停地呼呼吹，隨時能把帳篷吹翻颺跑；氣溫降到冰點，帳篷縫、睡袋口哪哪都感覺有冷風鑽進來；鼾聲在營地半空迴盪，此起彼伏，沒有最響只有更響。椿椿件件都似在挑戰睡眠。

那就不妨數星星，沙漠星空，星空的「絕絕子」。北斗七星隨便抬頭便在，飽滿的銀河如瀑布毫無阻擋一瀉到底，無邊無際的沙漠讓布滿繁星的天更廣、更寒、更璀璨，有幾顆星還「掉落」到不遠處黑沙樑上，一閃一閃「誘惑」着你想過去撿拾。

騰格里沙漠之美



◀騰格里沙漠的太陽湖邊。作者攝

光掠過沙樑和晃動人形鋪到湖邊灘塗，泛上了紅；晨起的沙漠隱約掛層白霜，湖面如鏡，湖邊幾頂帳篷，鳥鳴從蘆葦叢聲聲飄來，告訴你，這叫靜謐。

航拍界都知道「地球之心」，乃騰格里的烏蘭湖，當地人稱「紅海子」。

我是見過無數大江大湖的，烏蘭湖則完全與眾不同。屬封閉靜水體湖泊，地表沒有河流補給，全靠地下水脈和雨水積蓄，所以形狀隨季節時大時小；又因湖水富含鹽分礦物質，滋養多種微生物和藻類，在不同光照、溫度、氧氣條件下，幻化出五顏六色，再加沿湖一圈沙漠黃，整片湖便一年四季很斑斕。

夏季的烏蘭湖主打紅色，站在某個沙丘上，會看到熾熱地面上一顆似在顫動的大「心臟」，旁邊伴有濕地、草原、小樹林、悠閒的牛羊馬和翻飛的水鳥群。

這樣的沙漠走三天能否成旅行終極形態不知道，但以我親身體驗覺得，它至少能終結潔癖和抑鬱。

三天吃喝拉撒全天候與黃沙混在一起，尤其晚上不洗不換，帶着白天滿身汗鹽攪拌的沙泥和衣鑽進睡袋，直接絕緣潔癖。

三天平均每天烈日下三萬步，沙窩裏深一脚淺一脚的跋涉，每天遇見不一樣的沙丘、尋找可遇不可求的沙湖、仰望不曾見過的星空，每天爬起就走的累銜接倒頭就睡的甜，每天腰以下砍不掉的苦伴着腰以上所遇所見的樂，每天身體在地獄交織眼睛在天堂，沒空抑鬱。

他的聲音

你生長在這南方，獨立不移，綠的葉白的花，尖銳的刺，多麼可愛啊，滿園的果子。聽着他背，我們也都會背了。元衛有一副好嗓音，是過路的人發現的。莘莘學子在宿舍閒聊，路過的人聽見元衛朗誦，發現他嗓音好，就對他說，你跟我走一趟。發現元衛嗓音的是一位北京大學廣播室的老廣播員，他把元衛帶到了廣播室，就這樣元衛也成了北京大學廣播室的廣播員。

元衛很喜歡這份工作，每次上大課，他都要提前十分鐘走出教室，去播音室作準備。北京大學的大飯廳，可容納上千人

同時就餐，每到中午十二點，一個洪亮的嗓音響起：「北大廣播台，現在開始播音」，大家一邊吃飯一邊聽新聞。元衛自打當了播音員之後，一次也沒有落過。

元衛還有一個愛好，那就是看電影，無論老片新片他都喜歡，特別是《夜半歌聲》、《一江春水向東流》，等等，許多著名的演員，如白楊、趙丹等，都深深記在他的腦海裏。有些細節，他甚至可以模仿電影中的鏡頭，維妙維肖。

我們在大學四年期間，他洪亮的嗓音，高亢的朗誦，幽默的表演，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難忘。



人與事
延靜

元衛的特點是愛好詩歌，他的床邊書架上擺滿著名詩人的選集，他特別愛好郭沫若先生譯著的屈原的《離騷》、《橘頌》，他經常高聲朗讀：輝煌的橘樹呀，你枝葉紛披，

花海之約

近日，雲南省昆明市教場中路種植的藍花楹盛開，吸引眾多市民和遊客前來打卡拍照，共赴紫色花海之約。圖為遊客在藍花楹觀景平台上拍照。

市井萬象

